

泥土情

刘年贵



一帘幽梦 梅方明 摄

茄子辣椒黄瓜豆角挖排水沟,就像照料自己孩子一样照料着土地。

多少次,母亲头天还是病人,躺在床上无精打采。可是一看到我回家了,第二天便挣扎着下地干活,一旦触碰泥土就像换了个人,她生龙活虎得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个病人。泥土,仿佛给了母亲无穷无尽的力量。

忘不了这样场景,农人顶着烈日地里干活,每当渴了饿了累了,便从路边长势正好的菜地里拔出白嫩的萝卜、肥硕的红薯,然后锄头架在路旁,人坐在锄头上,顾不上洗净上面的泥土,只是将萝卜红薯在衣襟上擦了擦,就放入嘴中大嚼,脸上洋溢着很满足的幸福。这种泥土带给他的幸福,是任何山珍海味不能换取的!

我们村有个老人,80多岁还能利索地耕田种地,走路一阵风,精壮得像个小伙,大家都说他能活100岁。可是去年地里干活时摔了一跤,摔断了腿,床上躺了半年,离开了泥土的滋养,整个人看起来都是病恹恹的。

冬日阳光下,随处可见村头巷尾好多老人依偎在土墙边,他们脸色蜡黄,眼睛也失去了昔日的光泽,变成了黄土颜色,“该是要睡土了。”他们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对着同伴戏谑道。对于死,说得那么轻松,毫不避讳。

是的,他们从泥土里来,在泥土里打滚,在泥土里过活一辈子,最后老了,安然地在泥土里长眠,将自己的血肉和身躯化为一抔黄土,滋养着下一代人,这便是农人的泥土情怀。

拉猪菜

彭昱生

行的经典歌曲《北国之春》,悠扬动听的曲调久久回荡在乡村的上空……

现在回想起来,拉猪菜还是很意思的事情。拉猪菜看起来很辛苦,顶高温、冒酷暑,不辞辛苦越过南大沙河,头戴一顶草帽,来回步行差不多要半天时间。野菜从池塘中拉起来,需要在塘埂上曝晒一会才装到竹篮里,一担野菜足足有一百多斤,挥汗如雨挑到家里已经筋疲力尽了。拉猪菜很苦,但回家后心里好甜。拉猪菜结束后,就可以自由自在地游泳了,当躺在碧波荡漾的池塘中,仰望蓝天白云,欣赏着池塘中的青草,还有竞相绽放的,就像亭亭玉立的女子在展示自己的风情一般的荷花,人完全沉醉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意境之中。有时还有活泼可爱的鱼儿游来游去,那些不甘寂寞的青蛙叫个不停,更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盛景。赤脚在塘埂上徜徉,青山如黛,感觉自己完全生活在绿色的世界之中,心里畅快极了。

童年的农村,生活确实很艰苦,拉猪菜的过程也充满艰辛,有的因为野菜太重只好边走边扔掉一些,

有的中途扁担突然断了,重新回去拿扁担再挑回去,更多的是在拉野菜时不小心碰到池塘里的玻璃和一些锋利的器具导致腿部和脚部受伤……新鲜的野菜挑回家后,剁碎了,腌在个大水缸里,马上就可以成为猪的美食了。

那时的野菜看上去绿油油的,很清香,猪如获至宝,每顿都吃得美滋滋的,越长越肥,一般到了春节期间,已长得膘肥体壮了,所以我在小时吃过的猪肉非常美味可口,那真是上等的美味佳肴。新鲜的猪血、猪脚、猪头肉、猪耳朵、猪舌头、猪尾巴、猪肠、猪肝、猪腿子,吃到嘴里都是香喷喷的,不仅大大改善了当时的生活条件,而且有一种成就感、自豪感、幸福感充盈在心中。

拉猪菜的经历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但少年时候的那种快乐时光,身临其境的真实故事,现在每每回想起来,还是那么激荡人心。拉猪菜的年代已经过去,田野里再也找不到绿油油的野菜了。拉猪菜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那是乡村特有的历史符号和美好记忆,虽然充满了种种艰辛,但我仍然感觉是一种莫名的愉快和幸福。

树儿子

尚庆海

小时候,我们村子西头住着一位孤寡老人,我们都叫她李奶奶。李奶奶一辈子无儿无女,老伴又早早去世了。李奶奶为人和善,我们小孩子都愿意去她家门口玩耍,因为在她家门口玩耍,不但不会无端挨吵,有时候还可以分到半个玉米面窝头吃。

李奶奶房子后面有一小片空地,原来一直荒着,后来,李奶奶把瓦砾拣出来,拔掉杂草,栽了十几棵榆树苗。榆树夏天生臭虫,很讨厌,不知道李奶奶为什么要种榆树。我们好奇地问李奶奶为啥要种榆树?李奶奶笑着说因为她和榆树是亲戚。我和小伙伴听了,哄声笑了起来。

李奶奶对那些小榆树很上心,浇水、施肥、修枝,担心有牲畜糟蹋小树苗,她经常搬着小凳子坐在它们中间,看护着。李奶奶不时看看这棵,看看那棵,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溺爱。

第二年,小榆树就长出了许多绿油油的叶子,李奶奶很是欢喜,一天三顿饭吃饭也要端着碗过去陪着它们。

那天下午放学,我们几个小伙伴在李奶奶家门口玩耍,累了,就围着李奶奶,席地而坐,听李奶奶讲故事。我突然想起李奶奶说她和榆树是亲戚,就问李奶奶和榆树是啥亲戚,李奶奶看着一棵小榆树说,干亲戚。李奶奶说她命里缺木,本来是想找家林姓人家认个干爹,可是她小时候长得太丑,没人愿意让她当干闺女,她就认了她家院子里的一棵大榆树做了干爹。李奶奶说得很认真,我们都相信了。我指着身边的小榆树,又问,那现在这些小榆树呢?李奶奶笑了笑,幸福地说,是我儿子。我们听了,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又过了几年,那些小榆树越长越大,长成了一片小树林,李奶奶也越来越老了。

那年汛期,发大水,村主任在大喇叭里吆喝,村北地的防洪坝要决口了,谁家有木头段赶快捐出来救急……那时候大家把木头看得金贵,大都舍不得,李奶奶拄着拐杖冒着雨去大队找村主任,让村主任找人把她的榆树全刨掉,拿去防洪。那次多亏了李奶奶的十几棵榆树,终于保住了防洪坝,保住了全村老小的生命财产安全。

汛期过后没多久,李奶奶无疾而终。李奶奶无儿无女,村主任招呼着村里的人,把李奶奶的后事办了。李奶奶出殡那天,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眼含热泪为李奶奶送行。我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想起李奶奶说她和榆树是干亲戚,她种的那些榆树是她的儿子的话,泣不成声。李奶奶那次捐出去的哪是十几棵成才的榆树,那是和她一个个相依为命的儿子啊!

第二年春天,我照着李奶奶原来那十几个树桩,栽下了一棵棵榆树苗。李奶奶的这些树儿子们很快就会长大,李奶奶在天之灵一定会看到,也一定会很开心。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于农村的生活一直记忆犹新。农民辛辛苦苦忙完一年一度的双抢,忙碌的乡村回归短暂的平静,大家又开始着手其他农活了,拉猪菜就是其中辛苦的一项。

小时拉猪菜一般是在吃过中饭后,邻里之间相约一起挑着竹篮子到池塘较多的隔壁怀宁县马庙镇,那里的大小池塘星罗棋布,不同颜色的野菜很多,都是猪喜欢吃的美味。那时的农村,人吃的粮食还不是很充足,喂猪的只能是野菜了。有时为拉猪菜,会前后奔波二十多里路。先去寻一个野菜长得旺盛的池塘,再轻装上阵来到塘中,从根部开始全部拉上岸,动作迅速的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拉到满满一担。

1984年的盛夏,枝繁叶茂,浓浓的绿铺满大地,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伙伴相约去拉猪菜。看到那么多长得郁郁葱葱的野菜:红的、黄的、紫的、青的,绿盈盈的,大家都心花怒放起来,劲头儿更足了,很快忘记了炎炎烈日,忘记了劳累,有的伙伴在池塘中还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当时流

